

巴黎的陷落

伊里亞·愛倫堡著 戈寶權序

徐 遲·袁水拍合譯



文光書店出版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蒙蒂尼家每逢星期二招待客人。在寬敞的藏書室裏，勃萊推依的朋友們正在討論最近的政治問題，抽着雪茄烟，喝着咖啡和馬知尼克來的白酒。同時在客廳裏，太太們喝茶閑談。蒙蒂尼的女兒約瑟芬不耐煩地在等候客人們到客廳裏去；她對呂西央依舊保留着好感，他每逢星期二總要到蒙蒂尼家來。

自從人民陣線獲得勝利到現在已經近兩年了。戴沙說，什麼都給推翻了。維拉爾吹着牛：「我學會了怎樣治理——現在他們不注意我了。」商業繁榮。工廠接到大量定單。店舖裏的貨色供不應求。「召租」條子沒有了；再也沒有空房子。經濟學家著論，說是恐慌業已結束，未來的長期的繁榮已可預卜。

然而緩靖政策的大鑊包裹着普遍的不滿。資產階級還記着六月罷工；他們吃了虧頭，無論如何不肯原諒人民陣線。每週四十小時的工作制和假期照付工資是一切糾紛之源。抱這種態度的不止蒙蒂尼家的來客們，還有那些小所有者，他們經常閱讀報紙論文。小商人一面告

訴他的顧客說肥皂又漲了四個「蘇」，一面聳聳肩膀，說道：「毫無辦法——你瞧，那批工人先生到礦泉去玩兒了！」農人們一面填所得稅表格，一面旁叨：「寄生蟲——」他們把礦鎮上的一個學校教員，兩個郵局職員，和工人們都包括在「寄生蟲」這名詞當中。可是工人們也不滿。生活費用每天在漲高，兩年以前爭取來的工資增加，已經沒有好處了。罷工繼續發生。廠主不肯讓步。維拉爾籲請適可而止。法西斯公團成立軍事組織，工人們問道：「誰來保護我們？不是警察；他們只是等待時機來壓服我們，」戰爭仍在西班牙進行，但是法西斯已經把加泰隆尼亞和瑪德里切斷，工人們憤慨地說着：「他們被出賣了。」出賣像鐵錫似的，把人民的精神腐蝕了。報紙宣傳戰爭的威脅。德國師團在維也納的街道上進軍。人人都在猜測希特勒的第二步動作。人們在咖啡店裏，爭論得脖子排紅，然後又安然地去睡覺。一九三八的春天特別冷，巴黎平安而又迷惑，餓飽而又不滿。

然而勃萊推依正在積極工作。那些在蒙蒂尼家的朋友們却不知道他的多方面的活動。勃萊推依認為一切罪惡的根源在於他所謂的「綏靖」工人階級，他整整一年來在努力組織恐怖活動。他把最重要的事情委派給格立斯納幹。就是這位格立斯納，一個會把六架軍用飛機放火燒掉，又在地下，鐵道上埋藏了一只定時炸彈。勃萊推依想嚇唬一下資本家，他命令格立

斯納去爆炸屋主聯合會的房屋。結果炸毀了門口，死了一個守門人。

右派報紙把這些暴行歸罪於共產黨。維拉爾則滑地回答報界：「此等暴行究屬何種性質，尚待調查。人民陣線中有人要求堅強措置。維拉爾爲了緩和他們起見「發明了一個計策」。當然，他不肯真正去觸犯勃萊推依，也不肯碰一碰「忠實份子」的火藥庫；他只是設法叫幾個警察到幾處地窖裏去搜出了幾挺機關鎗，逮捕了五十左右的「忠實份子」。維拉爾聲言這種陰謀只是一種孩子氣的表現；在他的提示之下，報紙把這些暴動者稱爲「卡哥族人」，描寫他們頭帶中世紀的鐵盔和面具。在議院裏，勃萊推依憤慨地宣稱，政府逼害「忠實的愛國份子」，於是逮捕的人馬上釋放了。

勃萊推依現在決定改變策略。他從炸彈轉向國會的陰謀，希望國際的複雜關係會幫助他拆散政府的多數。牆壁上貼滿了宣傳：「人民陣線正在把法國拖向戰爭！」勃萊推依的朋友們到鄉村裏去宣傳，勸農人們「拯救和平」。通常的內閣危機已經不遠。急進黨已經厭倦了社會黨。資本徵稅——呀，恐怕在這裏，那謹慎的勃倫會摔跤了！在這個情形之下戴沙將走到陣前來。因此勃萊推依向這位老律師大獻殷勤，稱頌他的演說，請他吃盧昂鴨子和紅燒野雞。戴沙吃得很高興，可是很謹慎；他甚至特別提到他和維拉爾的關係非常之好，社會黨人

是很好的法國愛國份子。也許他知道他的勝利已經迫近，希望充分把握社會黨的選舉票；也許他想激進進黨的左派，特別是傅謝，那出名猛烈的議員，他直白地把勃萊推依叫做希特勒的徒輩。

當然，推選一個內閣比不得炸一座房子容易。勃萊推依只得收容一些新的力量。格立斯納和別的「武士們」等候在左右，摩拳擦掌。勃萊推依結交了杜康和格郎代，這一對是常常到蒙蒂尼家去玩兒的著名議員。這兩個人屬於相反的典型。鄧肯是外省的老軍人之子。他從小就經歷了窮困，可是不贊同社會主義運動。他的理想是一個騎士精神的，美學的法國；他把女英雄冉·達克的事蹟來豐富他的幻想，再加上那些沙得爾和理姆斯的教堂的無名建築者，以及對於整個國家的崇拜。他曾經在大戰中當飛行員，受了重傷；受動凡兩次。接着他對政治發生了興趣，宣傳他之所謂「完全的國家主義」。他經過阿爾卑士選區選進國會。在議會裏他坐在極右列，可是他常常發表一些特別的議論，使他的隣店爲之驚訝。譬如，有一次他在演說中說：「假使我們面對着另一個新的公社的威脅，我願意充當保衛巴黎的一份子的職位，而不願幹梯亞七的兩面派的勾當。」他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人沉默而貌不揚，患口吃。當他激動的時候，他的說話模糊不清，連他的親屬也聽不清他。雖則他在議會裏不大說話，

可是他的勢力很大；他的人品和學問受人敬重，他是法國最優秀的航空工程專家，主持空軍委員會（Air Force Commission）的工作。他和勃萊推依合作爲了他認爲人民陣線要敗壞法國之故。勃萊推依極力拉攏他，在他面前，從來不敢提及和德國合作之事。

鄧肯在國會和軍界中最負盛名，格郎代則全國有名。格郎代年青而討人喜歡：面目姣好，一只羅馬人式的鼻子，做夢似的藍眼睛；他活像聖鞠斯特（Saint-Just）的照相。他是一個極好的演說家，即使他的敵手也會給他的動人的言辭所迷惑，就像聽夜鶯唱歌一般。他曾經是一個神童，小提琴拉得很好。他的父親在大戰以後在證券投機中發了一筆財，可是不久，就破產了，格郎代也就不得到社會上謀生；他寫過一些論文如：「貧窮之神祕」，「宇宙的大風暴」等，以及隱射人物的社會劇。幾年以前，他加入社會黨，在集會中演說過幾次，非常成功。於是他被選入議會。此時他忽然宣稱，他討厭勃倫和維拉爾的國際主義，而他，格郎代是一個法國人，是法國工人的代表，他們要蒲魯東（Proudhon），不要馬克斯，不欲聽別人的指唆而生活。那時格郎代變成了當代英雄。急進黨，社會主義共和黨和民主黨，都向他獻殷勤。他自稱爲「獨立的社會主義者」，但在議會中又擁護右派，成爲勃萊推依的伙伴。格郎代有不少敵人；任何流言只要可能糟塌一個有希望的青年議員的話，國會的休

息室裏總是不會高興一聽的人的。有人說他和德國大使館裏的一個隨員交往稍覺密切；甚至有人傳說，急進黨的傳蓋已經握有一些文件，以致使格郎代大為屈辱。在這些暗示之下，格郎代自己僅僅抬一抬他的淡淡的眉毛。他總是說：「老花樣，污蔑你的對手，然後混水裏摸魚！時機一到，我將證實傳蓋是莫斯科的特派員。」

三年以前，格郎代娶了一個極漂亮的西班牙血統的女郎。她的名字叫瑪麗，可是大家都叫她摩希（Mouche）。格郎代帶了她到處跑；人們稱他們為「分不開的一對」。摩希跟了他上蒙蒂尼家去。她並不參加大家的談話，常常翻着舊的照相簿。約瑟芬心中暗忖摩希是她的情敵；她不時瞟着藏書室的門，她一看見呂湘臉上的表情就兩樣了。

蒙蒂尼的臉酷似猛犬，舉動沉重而嚴厲，他以金錢支持勃萊推依的政治活動。約瑟芬渴望那一天她終於離開她父親的屋子，因為她父親老是接連好幾小時給她麻煩，為了一本保羅·摩郎（Paul morand）的書，或是他認為她的唇膏用得太多。他為人固執而呆笨。他相信勃萊推依一定會把工人們壓服。去年的分紅不算壞，沒有理由可以埋怨，可是他總是覺得自己是被侮辱了：「每週工作四十小時！下流坯！我有沒有計算過自己工作多少時間嗎？我還要擔風險，我可能虧本。而他們却只消支領工資。寄生蟲！」在蒙蒂尼看來，工人並不如賽

德爾所認為的敵手，而是可怕的蟲，什麼都吞嚥得下。他能够把工人的貪婪和懶惰請一個無休無歇。

在今天這一個晚上，他不讓人家有任何機會來插嘴，只是不停地罵工人的瘋狂，跋扈，爲了最近他們要求每人用一只面盆。

「下次他們準要私人浴盆了。你瞧着吧。我們只要想一想，德國工人每天在做二十四小時工，而我們的工人到海邊去休養。」

他一陣憤怒發噎不已。勃萊推依不想談什麼面盆，他想談談逼近的國會裏一場大戰，就利用他噤噤打斷話語的機會。他想獲得鄧肯的支持，把納粹侵略的危機作爲辯論的根基，就像蒙蒂尼的辦法一樣。

「我以爲在五月裏，德國將施壓力給捷克斯拉夫，」他說。「在這之前，我們必須產生一個真正的國民政府。我個人並不反對戴沙，當然，這還是要看他是否能够不接受共產黨的投票。」

呂湘緒皺眉。他老早就懷疑勃萊推依並不是企圖什麼陰謀暴動而是積極在玩國會的把戲。無論如何，他沒有料到他的父親會被人家當作國家的救主。葉園外裏打籬笆有什麼用處！打

了個囑欠，呂湘想道：「願他們趕快閉嘴吧！」他想和摩希談。

格郎代支持勃萊推依。「戴沙雖壞，並非最壞。只要他脫離傳查這批人。昨天有人告訴我傳查已經把那假造的文件送到戴沙那兒去了。當然我立刻到他那兒去，向他說：『能不能請你告訴我，究竟他們想控告我些什麼呢？』」

他非常愉快，可是不肯作任何說明。但是他們的計劃是顯然的。他們想引起外交委員會裏的騷擾。這是調虎離山的老計策。他們安排一個新鮮的刺激事件，以便挽救勃倫。

鄧肯很憤慨。「我不相信傳查會幹出這種下流事。他給我的印象是個正真的君子。他參與過凡爾登的保衛。難道現在會誹謗一個政敵嗎？格郎代，你必須暴露他們一下。他是一個雄辯的演說家……。」

「我很抱歉，我只好等一等再說。問題是在我還不能有所準備。我連這個偽造文件的內容也茫無所知呢。」

勃萊推依解釋道：

「我也想請戴沙給我說明一下。」勃萊推依道，「可是他泥鰍似的滑掉了；他壓着兩個寶。可是我們還是老朋友呢。他到底靠了我纔能在選舉中獲勝。並且他自己一點不會相信這

些花樣。不過誰能够指望這些？他受到黨的壓力。他害怕得罪共濟團和赫利歐。」

呂湘淡然笑着。接着他突然說：「我父親是個誠實人，可也是一個笨伯。」

議員們開始計算票子。急進黨員中大約有七十幾票反對勃倫。政府的多數票已經開始在減少，不過減少得太慢了。不能等待；再過一個月的時間，德國就要變動了。

「閣員們會來幫助我們的。卡約（Cailhau）曾經說過，他誓必活剝勃倫。」

鄧肯低低自語道：「加拉是隻老狐狸，失敗主義者。」

他們討論未來政府的綱領。第一個條件是：戴沙必須停止和共產黨發生關係。對蘇台德問題有一個堅定的政策，但我們不能太強硬，我們應該想盡一切方法，尋找雙方都能接受的妥協條件。其次是立即承認法郎哥將軍。派賴伐爾赴羅馬；我們必須和墨索里尼成立一個協定，否則要太遲了。統制報紙。貸款給飛機工業——鄧肯堅持這點。每週工作改為七十小時。

勃萊推依加上一句：「預防工人們佔據工廠起見，準備好武裝隊伍。」

這是爲了蒙蒂尼的好處。

但是在這一點上，蒙蒂尼要求更改。

『不，』他說。『要用瓦斯！只要瓦斯不要別的！像煙老鼠一樣趕跑他們！還有要加上一條——加速造艦。任何恐怖手段處以死罪。我們一定要抓住那拋炸彈的暴徒，上斷頭台還是便宜了他。』

勃萊推依看着蒙蒂尼的滯重的臉：在這樣一個獸子身上，能有什麼指望！勃萊推依藉故有要緊的事情，先走了。

其餘的人走進了客廳。約瑟芬看着呂湘，可是他連一眼也不看她。他坐在摩希旁邊，開始一套客廳裏的敷衍談話，關於季羅度的新劇本：『特洛埃之戰不會發生』。

『這題目很好，』他說，『人們看了牠，便好安心無慮。』

鄧肯熱忱地想說服格郎代，現在應該立即行動。『不論反意或聯意都是一樣。我並不為蘇台德人煩惱，倒是捷克這條馬奇諾防線……』

『那是對的。不過你不能忘記蘇台德人是德國人啊。而且希特勒已經宣稱他不再西進……』

鄧肯刺激起來了。他叫喊著什麼，只是聽不清他叫的是什麼，活像嚼着橡皮。

格郎代笑一笑。『你的意見絕對，』他說。

約瑟芬在甬道裏追上了呂湘。她沒有對他就急促地說道：

「呂湘，要是你有什麼事，別忘記——我總先準備着爲你做任何事情的。」

呂湘很感動，可是克制着自己。「謝謝你。這裏很冷。你別凍了。」

眼淚湧進了約瑟芬的眼睛。「啊，我多麼恨你！」

外面刮着寒冷的東風。呂湘翻起了他的外衣領頭。樣樣事情使他煩厭——勃萊推依，約

瑟芬的蠢笨的溫柔，還有摩希。

在他的某一「當地組織」中，勃萊推依找到了奧勃利地下車的查票員，這是一個面目可

憎，作惡多端的光棍，沒有家庭。

「聽着，阿勃雷。這裏有一個叛黨必須立刻剪除。」

阿勃雷樂得滿臉堆笑。他早就等機會要一顯他的勇敢。只有一次派給他一個差使，還差

便可真沒勁兒，去打傷一個在魏格倫路上賣人道報的女孩子。

「領袖，我聽你派遣。」

「你必須去掉『武士』格立斯納。絕對要祕密。你要把這個放在他身上……」

勃萊推依打開皮夾子，取出一張共產黨黨證。

「一定辦到，領袖，」阿勃雷囁囁地說。

勃萊推依回到家裏，既不拆信，也不回答他妻子的問題。微微地動着嘴唇，他靜靜着。他很可憐格立斯納。可是有什麼辦法呢？新的一章必須寫在新的一頁上。像格立斯納這種人，只要喝了兩杯酒，就會把一切酒露出去……當然，他是一個誠實人，可也是一個獸子。我是一個「武士」——天堂是爲這些人預備的。可是他，勃萊推依，有什麼前途呢？他做得很多。他也必須得到回報。他重又背誦一段安靈祈禱之後，他和妻子說：

「我從來不認識什麼姓格立斯納的人，懂嗎？」

勃萊推依太太把手在圍裙上擦了擦——他正在做勃萊推依所喜歡吃的通心粉——朝他丈夫看，叫道：

「惡鬼！」

勃萊推依不作聲。

格立斯納困難地一步一步走着這條從凡爾尼車站到兩所老狩獵屋去的溼路。天氣已經繼續惡劣了很久，這是第一個暖日，格立斯納想：「快要復活節了。」他出了林子走到一個空曠的地方，熱得把大衣扣子解了。在樹底下，谷中的百合花的尖瓣閃出一片青光；一個月之後，巴黎人就要到這裏來野餐了。平安的日常生活常常使格立斯納煩厭。可是現在這片日光和林間的春的胎動促使他的心境趨向溫和，他想繼續即將來到這片空地上採摘百合花的情侶們。

勃萊推依會派遣他到什麼地點去呢——西班牙前線？勃列塔尼？青年時代他就習慣游浪全國。他習慣了煙氣瀰滿的擁擠的火車車箱，那凄冷寂寞的小車站，在三等旅館的小食堂裏胡亂地吃他的三餐，走碼頭的小商人交換着老生常談的故典，在沒有火爐的房間裏消磨長夜，油膩的鴨絨毯，灰黯的牆壁上貼着油刷在印畫片。他並不喜歡常常變動，可是又不慣安定在一個地點。他的老行業使他能够冒各種危險，去達到勃萊推依所信託他的任務。他一個星

期不同旅館是常事，老闆娘不會見怪他。格立斯納熟悉全法國。到處有他熟悉的場所，可以歇腳，到處有他的酒肉朋友，和當地的警察全有聯絡。在最近四個月當中，他閒着，阿勃雷的來信既不鼓舞他，也不使他失望。漫不經心地塞了一些東西在小行囊裏，把一瓶白蘭地放在上面，褲袋塞進一枝手鎗就出發了。他對老闆娘說：「我要到阿奈賽去一趟，有些證券要帶去。」接着他自忖道：「證券還是炸彈——有什麼分別呢？」在兩年之前，這種事情還算是一場荒唐賭博，現在已經變成老公事了，他辦事效率極好，但毫無熱心。

四月的中午，閃耀的陽光，歡暢的鳥聲，使他感到非凡的溫柔。他不在想「忠實份子」而是在想捲髮的露露，阿奈賽一家旅館的老闆的女兒。他不是隨便和老闆娘說阿奈賽這地名的：他天天在夢想她，不期而然從舌尖上滑出來了。那將是多麼好啊，結束這一切，和露露結婚，開一家咖啡店或是小旅館！做夢！格立斯納不蓄積蓄，從勃萊推依處得來的錢，全部化在新衣服和露露的禮物上了。

阿勃雷已經在等候他。狩獵屋是一所傾圮殆半的建築，掩映在赤楊林裏。白牆上刻着情侶的名字和日期。阿勃雷坐在小石凳上，把自己的身體前後替換晒着太陽。他也一樣感到了柔媚的春意。長久長久消磨在擁擠的地下車道裏，充滿了肥皂和酸類的氣味，現在坐在一彎

溪水旁邊，四處樹木剛透出淡綠的顏色，這還不是一個天堂樂園嗎？他忘記了他是在等什麼。當他瞥見穿得很漂亮，新剃鬍鬚的格立斯納的時候，他嘆了口氣，一片仙境給打破了。

他們握了手。「請坐，」阿勃雷說。「武士台爾邁斯快要來了。他會帶來一切指示。」格立斯納攤開報紙：他不願弄髒了褲子。

「地上不濕」阿勃雷說。「太陽很好。不過小心一點也好。受寒是不值得的。」他們默默地注視小溪裏的銀色微波，漸漸地他們都感到渴睡。

「領袖來不來？」格立斯納問。

「不。他身體不大好。他年紀不小了，你知道吧。」

「你知道他多少歲數？」

「六十開外了吧。」

「自從他的兒子死了之後，他老了不少。那是兩年之前。我記得很清楚。罷工正在進行。他的太太在哭。我到的時候，他在新牆……」

「嗯，這光景不好受……你呢？結婚了沒有？」

「沒有。你呢？」

一時阿勃雷的醜臉露出一個害羞的微笑，「還沒有呢，」他說。

「那末你不想？還是結了婚好。我預備結婚。我在阿奈賽找到一個很好的女孩子。一個美人兒。她父親是個律師。他們那兒有產業。我預備住到那兒去。我要買一家旅館。英國人常到那兒去游覽。他們肯化錢。我積了一年現款。她是個出色的女孩子。唱得真美，意大利派……」

露露出生一世沒有唱過半只歌，可是格立斯納編謊話，溜順了嘴，就一發不可收拾。也許他不是真的想撒謊，只是表白他的夢想而已。在他們週圍，林子裏鳥兒們熱情地鳴響。

阿勃雷瞟着他朋友的時髦的淡黃色皮鞋，有一點憂愁，想道：「像他這樣的人是容易結婚的。可是誰高興要我？也許，一個老娼婦……」

「哈，」格立斯納說。「他走到那兒去了啊，那個名字叫什麼，是不是台爾邁斯？他也許迷路了。」

「啊，他會來的，」阿勃雷說。

阿勃雷並不等候誰。這是他預先安排的，可是既在不知爲了什麼，他不馬上下手。格立斯納取出酒瓶。阿勃雷也拿出了香腸麵包來，這是他料到今天一定很辛苦，帶在身邊的。香